



为了那盏不灭的心灯

■王剑锋

近几年来,随着新工人文学的泛起,社会出现了诸多反映打工者生活的作品。作品中有很多描写城市打工者与知识分子对话,农民工对高雅生活的追求,展现出新一代打工者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更高追求。

皮村文学小组恰好在两种风格不同的事物间架起了桥梁,刻画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,在这个仅为约3.7平方千米却有着近2万人口的小镇土地上,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“北漂”。

袁凌的《我的皮村兄弟》着力向大众真实呈现位于城市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,向公众展示不为人知的生活面相。浓妆重抹刻画了十几位男女老少,他们有已婚的、单身的、离异的,身份有月嫂、家政工、快递员、保安、一线工人甚至有泥瓦匠,五花八门,用王计兵的话来说,他们是“生活在低处的人”。

我阅罢掩卷,发现摆在当下人们面前的是两个残酷的现实,这也是作者要带给读者的思考:一是为生计如何求生存;二是如何树立正确婚恋爱情观。为了生计得找工作,作品中的他们——北漂者,不管男女,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。他们,工作像换走马灯一样,从南走到北,又从东走到西,都没有一个较稳定的工作,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些人中有的尽管打工多年,但也没有留下多少积蓄,如小海,36岁打工21年,至今还是孑然一身。

然而,这些没有成为他们生活上的绊脚石,反而有一盏心灯一直充盈着他们的心灵,这盏不灭的心灯——文学梦、文艺梦。书中有句备受鼓舞的话:现实的失败却坚如磐石,经济压力如影随形,但关于文学的梦想一直都在。正如万华山所言:“我有我的追求,达不到的话,‘将来给年轻人当个铺路石也愿意’。”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追逐着时断时续的文学梦、文艺梦。像小海买了一把二手吉他,开启过摇滚之路,写过诗歌,还上过《朗读者》节目,节目上大家还朗诵了小海的诗《我们从车间走来》。陈年喜做了脊椎手术,无法上班,儿子上高中,闺女也求学,老婆无业,生活压力大,感觉像个黑洞,但他出版了诗集《炸裂志》,还因此获得了首届桂冠诗人奖而得到十万元奖金,缓解了燃眉之急。范雨素后来也发表新作《久别重逢》,成为文学小组的领袖人物。

是的,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——文学而走到一起。他们因工友之家、文学小组而结缘。工友之家、文学小组也成了他们的精神纽带,串起了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也幻化出各自的悲欢离合。

寒雪喜欢写作,写散文。她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组合家庭,上到五年级就退学了,干过多种职业,保姆、宾馆服务员、加工羽绒服、月嫂等,但也一直怀揣文学梦,先后发表了《高楼之上》和一部《世俗女人》的长篇小说。

有句话叫: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这是一群不屈生活的捉弄和命运的安排的个体,因为他们有有趣的灵魂才凑成文学小组、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、鸿雁之家等有文化气息的团体,淘洗出有血有肉的作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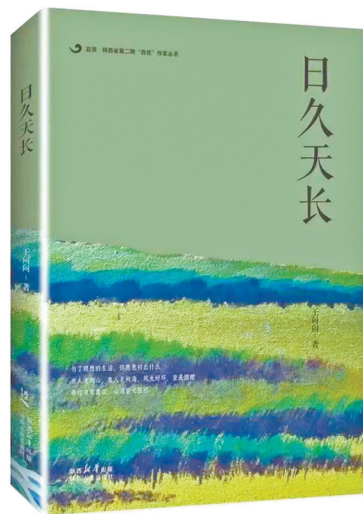
黄土上的岁月回响

——读王闷闷长篇小说《日久天长》

■黄伟兴

王闷闷是土生土长的陕北“90后”作家,他的长篇小说《日久天长》饱含鲜明的陕西地域特色。这部作品以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四十余年为时间跨度,聚焦陕北黄土地上的日常烟火,顺着主人公杨明忠起起落落的人生轨迹,既讲透了一个普通人的奋斗故事,也完整呈现了陕北社会四十年来的发展变迁与精神风貌。《日久天长》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扎实的叙事能力,成为近年来书写现代陕北的代表性作品,也让读者看到了青年作家王闷闷饱满的创作热情与深厚的乡土情感。

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,在于通过一个人的命运,映照出整个时代的变迁。主人公杨明忠的人生开局满是艰难。小时候一场病让他留下了容貌上的缺憾,早年只是陕北农村里一个普通的放羊娃。但命运的不公没让他消沉,反而激发出他骨子里的韧劲,一步步打破人生的局限:起初蹬着三轮车在乡野间走街串巷做买卖,后来又下定决心背井离乡闯城市,在陌生的环境里摸爬滚打,尝遍了创业的辛苦、被欺骗的滋味,也熬过了市场上的风风雨雨,最终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。等日子过好了,他又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,靠着自己的力量带动家乡产业发展,让黄土地上的乡亲们也能



一起过上好日子。

在杨明忠身上,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爱情与现实的纠结、事业与亲情的权衡、理想与生存的碰撞。这些人生里的矛盾与命运相互交织,生动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,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始终不放弃的执着与坚守。有评论说他是“新时期的孙少安”。如果说孙少安是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青年奋斗的代表,那杨明忠就承载了新时代陕北人“走出去闯天地”与“返回来报家乡”的双重选择。他身上的真诚、善良、胆识与勇气,既延续了传统的乡土精神,又融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智慧与担当,最终靠着自己的不懈努

力,改写了原本坎坷的命运。

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,是把陕北地域文化展现得格外真切可感。王闷闷本就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,对家乡的理解既深刻又鲜活,这些都化作了文字里浓浓的陕北味儿。小说里自然融入了不少陕北方言,像“婆姨”“后生”“糜子”“圪崂”这类词,作者用得恰到好处,既符合人物的身份背景,又让读者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,站在陕北的乡村院落里,或是走在田间地头,能真切感受到那份烟火气和真实感。

实际上,《日久天长》不只是一部小说,更像一本记录陕北现代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它用虚构的故事承载着真实的地域记忆,在现实与想象之间,忠实地记录了陕北四十年来的社会风貌、经济变化和人们的精神转型,称得上是一部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史诗。

作者既书写这片土地的厚重与坚韧,也不回避它曾经的贫瘠与闭塞;既赞美乡亲们骨子里的淳朴与善良,也真实刻画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迷茫与始终坚守的初心。这种源于生活,又在艺术加工中高于生活的书写方式,让小说既保留了扑面而来的真实质感,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,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家用文字理解故土、表达故土、回馈故土的赤子之心。



穿越九年的照见: 从“尝试一切”到“相信可能”

■张雅珣

上周六晚上看了《疯狂动物城2》。想起大二那年,在一个学习英语发音的集训营里学唱《疯狂动物城1》的主题曲《Try Everything》,旋律和歌词到现在依然熟悉,有些意外的是这居然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。这9年,让我从高唱“try everything”的少年,变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确认内心“朴素愿望”的大人。

《疯狂动物城1》讲了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揭开一场试图撕裂城市的阴谋的故事,多年过去,脑海中关于剧情的记忆已经模糊。第二部讲的则是朱迪和尼克爬行动物正名、对抗冰雪豹家族的故事。

两部影片之间相隔的9年,让我不只沉醉于故事本身,更产生一种对年华逝去的唏嘘。

朱迪和狐狸在荧幕上拯救爬行动物的这一年,我29岁。比起20岁那年,算是经历了一些生活的“锤打”——尤其是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这几年,经历了不少无能为力、事与愿违的时刻,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,于是那些年少时关于“拯救世界”“改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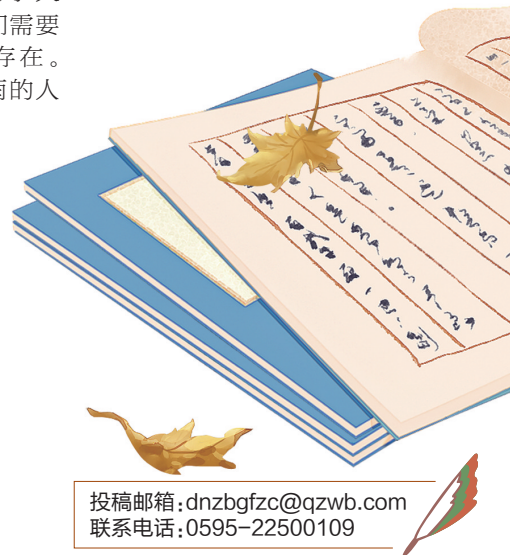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”的愿望被搁置,光是顾及“眼前的这条小鱼”,就已经用尽全力了。

这部影片对我的意义是,它唤醒了关于“改变世界”的愿望。怀着朴素愿望的大人,哪怕出于生活经验在现实面前退缩,也应该保持一些“相信”。正如那条叫盖瑞的蛇,哪怕在被冻得奄奄一息、事态看起来没有转圜之地的情况下,仍然怀着“相信我们能做到”的乐观。尽管这种乐观近乎天真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我们需要这种乐观、满怀相信的人存在。对于经历过生活的狂风骤雨的人来说,更需要这种朴素愿望的提醒和支撑,才不至于在生活面前彻底趴下。

电影落幕,我内心的波澜并没有平息,我想起这种感受似乎有个作家曾表达过——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写道:“那一天我二十一岁,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。我有好多奢望……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……”初闻不知曲中意,再听已是曲中人。

《疯狂动物城》的两部,

故事内核都没有变,都围绕着勇往直前、打破偏见、尊重差异。我想,29岁的我可能成不了改变世界的大人物,但至少不应该成为对胸怀勇气者泼冷水的人,有余力时也可以像影片中的马市长等人一样,成为提供帮助的人。那些朴素的愿望,如今也许不再适合大张旗鼓地喊出来,但是它依然值得被放在心中,承担一种指引航向的作用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